

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四

天風閣丛书

秀水 朱彝尊 錫鬯

詞一

江湖載酒集上

霜天曉角 早秋放鸛洲池上作

青桐垂乳容易凝珠露一縷金風飄落添幾點豆花雨 簾

戶翦燈語草蟲

高陽臺

日暮書亭詞

吳江葉元禮少日過流虹橋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竟至
病死氣方絕適元禮復過其門女之母以女臨終之言告葉

葉入哭女日始瞑友人爲作傳余記以詞
橋影流虹湖光映雪翠簾不卷春深一寸橫朱斷腸舞在尊

撰



天风阁丛书

夏承焘主编

曝書亭詞

〔清〕朱彝尊撰

吳肅森編校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装帧设计 曹辛之
封面题字 夏承焘
责任编辑 陈海烈

灵风阁丛书
曝书亭词

夏承焘 主编
吴肃森 编校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3毫米32开本 15.25印张 2插页 330,000字

1937年7月第1版 1937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1,660册

书号 10111·1547 定价 3.65元

内 容 介 绍

本书是夏承焘先生主编的《天风阁丛书》之一，辑清代著名词人朱彝尊的词作，逐一进行整理和校勘。本书以康熙四十七年刊本《曝书亭集》为底本，参校了康熙年间木刻本《曝书亭集》、康熙五十三年刊本《曝书亭集》、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原刊本《曝书亭集》、嘉庆十九年校经阁刊本，李富孙《曝书亭词注》、嘉庆二十二年潜采堂朱氏刊本《曝书亭集》、光緒十五年寒梅馆刊本《曝书亭集》、光緒二十二年虞山翁之润刊本《曝书亭词拾遗·志异》、光緒二十九年长沙叶德辉刊本《曝书亭删余词·校勘记》等版本。全书共收词六百五十四首。

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朱彝尊及其词作，并为研究者提供更多有关资料，本书除有专文论述朱彝尊的生平、思想、创作及其词作在我国古典词坛上的地位外，书末还附有前人撰写的朱氏的传记、年谱和对其词作所写的序跋、评论等资料。

序

词起于乐语，妙重声情。分轡诗坛，蔚为大国。昉自隋唐之滥觞，五代之蕃衍，花实递荣，遂极盛于两宋。元明以降，势渐陵夷。而入清复振，号为中兴。千三百年间，才人辈出，佳作如林。其持性情、系人文、资美育而可借鉴者甚巨。如何整理、发扬此项珍贵遗产，以适应文化高潮之勃兴，赞酖迪薰，使之成为文苑百花中耀目之一丛，则有待于吾人之努力。

顾词学之研究，向较冷落；词籍之整理，尤多阙如。明季毛晋以后，丛刻渐兴，读者称便。诸如《宋六十家词》、《四印斋所刻词》、《灵鹫阁刻词》、《双照楼影刊宋元本词》、《彊村丛书》，号称五大丛刻。搜采既广，辨审多精，至今赖之。然皆限自宋元，毋及后世。近人陈乃乾先生始倡为《清名家词》，叶遐庵先生复编辑《全清词钞》，筚路蓝缕，厥功甚伟。然或成书匆遽，校勘略疏；或囿于体制，存词

过少。治词学者，尚有嫌焉。

有清一代，词学昌隆，流派间出，争妍竞奇，蔚成壮观；而论词之作，亦复层见迭出；中人既深，影响亦巨。且时代相承，去今未远，波澜消息，曲曲相通。鉴古酌今，尤有意义。

承焘近年养病北上，卜居京门。鬓丝病榻之畔，药灶茶烟之旁，时有二三友好，风雨过从，议论纵横，而所及无非词者。因思裒集清人词籍，稍加理董，试为《四印斋所刻词》、《彊村丛书》之继。乃不揣浅陋，与周笃文、冯统一、吴无闻诸同志粗定凡例，并约请诸词友择别善本，分题校讎。以词家传略、前人序跋、评介，辑附于后，以为知人论世之助，而名之曰《天风阁丛书》云。承焘年耄，体力日衰，其间纰漏谬误，定必不少。甚盼并世通人，有以锡正。

夏承焘序于天风阁，时年八十有三。

天风阁丛书凡例

一近世词家丛刻，如毛晋《宋六十家词》、王鹏运《四印斋所刻词》、江标《灵鹫阁刻词》、吴昌绶《双照楼影刊宋元本词》、朱孝臧《彊村丛书》诸大名刻，皆止于宋元，而不及明清两代。是编之选，拟补苴阙略，搜集有清以来重要词家之词集予以整理，为治词者提供一较周备之校本。

一本丛书由夏承焘主编，并约请有关专家、学者和专业工作者分题担任校理工作。一择别善本、足本为底本。

一凡有价值、有影响之版本，尤其是作者生前稿本、手定本和门人、后人校订本，以及同时代较有影响之选本，一律入校。

一有关词之标点，大体依据《词律》。叶韵处用「。」号；句用「，」号；逗用「、」号。个别词中，斟酌文意，间亦采用「；」「号；」「？」「号；」「！」「号。

一有关校勘工作：逐字校下，凡与底本有出入处，均记于校文，以存各本之真。校文位置于每首词之后。

一凡底本所无，以其他校本补入之词作及存疑词等，列于集后，并于词后注明出处。

一底本中有缺字，用「□」号标出，存底本之真，以他本校字列于校文。

一每集前，有作者、作品介绍及简评文字。集后，有校读记。

一凡正史本传、集评、本事、年谱及有关论述资料，附录集后。

吴无闻执笔

曝书亭词总目

朱彝尊和《曝书亭词》·····	吴肃森(一)
图版·····	(一五)
曝书亭词校勘·····	(二一)
附录·····	(四〇七)
一 本传 墓志铭·····	(四〇九)
二 序跋选录·····	(四一三)
三 集评 本事·····	(四二二)
四 年谱·····	(四二三)
校读记·····	(四七六)

朱彝尊和《曝书亭词》

吴肃森

朱彝尊（一六二九——一七〇九），字锡鬯，号竹垞，又号金风亭长，小长芦钓师。家居秀水（今浙江嘉兴）梅会里，他是清代一位重要的作家。他的词集附于《曝书亭集》内，原本共七卷，自定为《江湖载酒集》三卷、《静志居琴趣》一卷、《茶烟阁体物集》二卷、《蕃锦集》一卷。共有词一百九十七调，五百一十五首。加上《曝书亭词拾遗》和《曝书亭删余词》所补辑的词，以及《叶儿乐府》等，共收朱彝尊的词二百七十调，六百五十四首，今定名《曝书亭词》。在清代词家中，朱词数量之多，除陈维崧外，罕有其匹。他还选辑了唐、五代、金、元六百余家词为《词综》三十六卷，录词二千二百余首，借以推衍其创作主张，也为词学研究 and 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朱家世代为书香望族，祖与父辈均尚诗书，富收藏。他自幼就是在书卷纷披、琅琅娓娓声中成长起来的。他小时天资聪颖，过目成诵。常是废寝忘食，学而不倦。游学途中，仍以书史自随。及至出典江南省试后「携其妻入京师」，亦「无家具，仅载书两大簏而已。」（《醵笑集序》）他的曾祖父朱国祚是明朝大学士，他在回忆其少时生活时说：「先舍人广交游，复社诸君子舟车相接于道。」（《李无垢传》）祖与父辈以及师友等对他都有一定的影响。

朱彝尊早期有「千时」思想，所交多四方奇士。与屈大均、黄宗羲、王士禛、吴伟业等相友善。曾亲赴十郡大社，并与其中心人物陆圻等交往甚密。毛奇龄《骆明府墓志》载：「骆姓讳复旦，字叔夜，山阴人。尝同会稽姜承烈、徐允定、莱山毛牲赴十郡大社，连舟数百艘，集于嘉兴南湖。太仓吴伟业，长洲宋德宜实颖，吴县沈世英、彭珑、尤侗，华亭徐孚远，吴江计东，宜兴黄永、邹祗谟，无锡顾宸，昆山徐乾学，嘉兴朱茂凋彝尊，嘉善曹尔堪，德清章金牧金范，杭州陆圻，越三日乃定交去。」（顾师轼《吴梅村年谱》引）「十郡大社」是一个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文学社团，在某种程度上由作诗唱和而走上「千时」的道路，在当时有相当的影响。其中有不少人，在文字狱的重压下，成了阶下囚和刀下鬼，这使当时一些文人渐渐消沉起来。

朱彝尊生值明清易代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。他一生有相当时日饥驱万里，游幕四方，又饱受到文字狱的重大压力，几乎被株连进去，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不能不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他虽出身仕族，但至清初家道逐渐中落，五十岁才举博学鸿词。在这以前，家庭生活穷苦。所以他只好弃制举，依人远游。这种穷苦和飘泊的生活，占去他全部生命的二分之一以上，「晚达」的生涯，并不长久。他五十岁以布衣举博学鸿词，授检讨后，尽管曾入直南书房，还出典过江南省试，但那些都是无足轻重的文职，况复时间并不太长，就回乡潜心著述了。

他少逢丧乱，家乡几无法立足。数十年间，南逾五岭，北至燕、赵、齐、晋、云朔，东泛沧

海，至山阴、东瓯、广陵、闽浙等地。他亲历了社会的变化，亲见并身受了民生的疾苦。他有自己的不满，甚至要有所作为。他不但在早期诗歌中多有感慨，而且还曾经身体力行，于顺治七年（一六五〇）亲赴十郡大社。然而，可惜的是，他却缺乏强烈的抗争精神，这就不能不使他把感慨愤激之情，寄托于「温柔敦厚」的「诗教」了。尤其在清政权钳制舆论的高压政策面前，他的这种思想便逐渐发展为洁身自好、回避矛盾的处世态度。反映到词的创作上，自然就表现为对「清空」、「醇雅」的偏爱，乃至成为自己词作的风格了。

清兵入关以后，除了采取笼络收买政策之外，又大兴文字狱，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。管绳莱曾提到清初文人，凡是以结社写诗词来抒发亡国哀思者，如王士禛、吴园次，还有朱彝尊等人的诗词，都曾一度横遭禁毁。朱彝尊也说：「诗际兵戈傲抗，流离琐尾，而作者愈工，词则宜于宴嬉逸乐，以歌咏太平。」（《紫云斋词序》）这其实是他政治迫害下的遁词，显然是时代所使然。顺治二年黄毓祺诗词案之后，又于顺治五年（一六四八）至康熙六年（一六六七）二十年间迭兴大狱。其中康熙二年（一六六三）的「明史案」，所杀甚众，株连者近二百人，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，自然也使朱彝尊为词不得不倾向于表现手法方面的追求。于是他把姜夔词派的乐而不淫、雅而不媚、怨而不怒、醇而不烈的词风奉为楷模，并且躬身实践，以「清空」、「醇雅」的特殊方式，风格来摹勒物象，刻画心声。

朱彝尊早期多有反映民间疾苦，乃至感时愤世之作。如他的感愤诗《平陵东》：

平陵东，蒿艾蓬，尔为谁，劫义公？拟者金，伐者鼓，缚义公，大旗下。帐前力士头虎毛，传呼欲下五尺刀。如可赎，看归卖白马，我归卖黄犍。

表现了作者早期豪爽的民族气节。再如《捉人行》一首：

步出西郭门，遥望北郭路。里胥来捉人，县官一何怒！县官去，边兵来，中流箫鼓官船开。牛羊橐驼蔽原野，天风蓬勃飞尘埃。大船戢戢驻江步，小船捉人更无数。颓垣古巷无处逃，生死从他向前路。沿江风急船行难，身牵百丈腰环环。腰环环，过杭州，千人举棹万人讴。老拳毒手争殴逐，慎勿前头看后头。

这首诗对官、兵捉人充役的情景描写得细致入微，无情地鞭挞了统治阶级的残酷和暴虐。这和他中年以后的那种不敢「干时」、温柔敦厚的词作相比，显然是大不相同的。

朱彝尊中年始为词，「归田」之后，即「不复倚声按谱」。他的词大多是抒写怀古、恋情或咏物之作，即使有国家民族的大感慨，也只能在少数词作中隐曲地表达出来。这样做是和清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，以及文字狱对反清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分不开的。这类词作，在《江湖载酒集》、《静志居琴趣》、《茶烟阁体物集》中均有可资代表的篇什。

感时怀古词如《卖花声·雨花台》：

衰柳白门湾，潮打城还。小长干接大长干。歌板酒旗零落尽，剩有渔竿。秋草六朝寒，花雨空坛。更无人处一凭栏。燕子斜阳来又去，如此江山。

抒写恋情的词，如《一叶落》：

泪眼注，临当去，此时欲住已难住。下楼复上楼，楼头风吹雨。风吹雨，草草离人语。

至于咏物词，最有代表性的当推《长亭怨慢·雁》：

结多少、悲秋俦侣，特地年年，北风吹度。紫塞门孤，金河月冷，恨谁诉？回汀枉渚，也只恋、江南住。随意落平沙，巧排作参差笋柱。别浦，惯惊移莫定，应怯败荷疏雨。

一绳云杪，看字字、悬针垂露。渐敲斜、无力低飘，正目送、碧罗天暮。写不了相思，又蘸凉波飞去。

皆清空醇雅，寄兴深微。

朱彝尊仕清以后，宦途并不顺利，也常常遭受打击。当时高士奇在南书房时，地位不过与朱竹垞不相上下，士奇便深恨竹垞，要赶他出去。《榕村语录》续集（李光地著——引者注）卷十五云：「一日（高）语予曰：『如此等辈，岂独不可近君，连翰林如何做得？』」予曰：『如此等人，做不得翰林，还有何人可做？次耕略轻些，至朱锡鬯还是老成人。』高往年还在监中考，为君所取，称老师，是日便无复师生礼，忿然作色曰：『甚么老成人？』将手炉竟掷地大

声曰：「似此等还说他是老成人，我断不饶他。」……」

不久朱锡鬯便为徐乾学劾他「毫无所知，动不得笔，而人又轻躁」，遂被斥去。（谢国桢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》第一一七页）

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，由早期的敢于「干时」转向「勿论朝市」，先是以洁身自好，回避矛盾来慰藉自己，最后五十年终于出仕清朝，作了翰林院检讨等官。尽管朱彝尊的好友屈大均对他提出过规劝和批评，他自己还感到愧对黄宗羲，但是，毕竟抵挡不住当时一般士大夫屈节事清的潮流。这种悲剧，应该说是时势使然；同时，也是和他的家教分不开的。他在谈到对复社诸生揭攻阮大铖事时说：「闻先君之论，谓治小人不宜过激，所见与先生略同。不数年而大铖秉政，欲尽杀异己者。由是金坛周鑣死于是，贵池吴应箕、宣城沈士柱等逮捕下狱，几不免。而先生不为危言核论，免挂党议，谓明且哲者。」（《话山集序》）可见朱彝尊深受他父亲的影响，遇事也不敢「过激」。他这种洁身自好，回避矛盾的处世态度表现在言论上，如「守其白，毋近墨」、「遇坎则止，见利勿趋」、「第话桑麻，勿论朝市」等等，都明显地反映在他的一些「箴」、「铭」之中，而表现在词作和词论上，则形成了对「清空」、「醇雅」艺术风格的刻意追求。

《解佩令·自题词集》尾声中所谓「落拓江湖」、「歌筵红粉」，充分反映了朱彝尊郁郁不得志的痛苦心情。他在这首词中还宣称：「不师秦七，不师黄九，依新声玉田差近。」这更说明他推崇

张炎，就是标举南宋；其实，也就是「清空」、「醇雅」的同义语。

「清空」似是一个超然的概念，但它一定的义蕴在内，源于宋张炎的《词源》。张炎是醇雅词的理论代表。因为他对当时浇薄的词风不满，于是提出了自己「雅正」的主张，又首创了「清空」的论词标准。张炎认为姜夔的词最能「清空」，他形容姜夔词为「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」，大有飘然来去的韵味。不但如此，更主要的是姜夔这种清刚骚雅之笔，能力矫当时词坛俚俗软媚和凌杂叫嚣的风气。沈祥龙《论词随笔》说：「清者，不染尘埃之谓；空者，不着色相之谓。清则丽，空则灵。」

「如月之曙，如气之秋」……，也是把「清空」作了超然物外的解释。近人刘永济说：「又按清空云者，词意浑脱超妙，看似平淡，而义蕴无尽，不可指实」（《词论》卷下）；则认为「清空」的含意看起来似乎超然，而它的义蕴却是不可忽视的。这种由表及里的解释，自有其超越前人之处。「清空」和「醇雅」紧密相连。朱彝尊在《乐府雅词跋》中，十分不满俚俗的「巴人之唱」，极力主张「词以雅为尚」。从这一点出发，他在《词综·发凡》中，更加赞许把作艳词出秽语者「堕犁舌地狱」的言论。既崇尚「醇雅」，就自然要宗法南宋。他说：「世人言词，必称北宋。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，至宋季而始极其变。」（《词综·发凡》）再拿姜夔的词作来看，那种故国山河之恸，往往通过咏物怀古、美人香草反映出来。只是不露行迹，很难捉摸，给人的感觉似比南渡之初词人的慷慨激越更加深沉、内在。可以这样说，朱彝尊追踵南宋姜、张「清空」「醇雅」之风的词作，决非「意旨

「枯寂」、「偏重形式」，它们实际上各自蕴含着深义，只是那些深义不好一一指实罢了。由此可见，他宗法南宋的旗帜是非常鲜明的。

朱彝尊的词作和词论所以会走上「清空」、「醇雅」宗法南宋的道路，除个人思想性格和时代影响的因素之外，还有两个重要因素。第一是为了尊崇词体。他在《陈纬云红盐词序》中说：「词虽小技，昔之通儒鉅公往往为之。盖有诗所难言者，委曲倚之于声，其辞益微，而其旨益远。善言词者，假闺房儿女之言，通之于《离骚》、变《雅》之义，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。」十分明显，他是把词看成不得志于时者的寄情工具。朱彝尊兼工诗词，他不但是写过数百首词的词家，而且是写过大量诗篇的诗人；对于诗词之道，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了。他不但喜欢作诗填词，而且还善于评论诗词；因此，他对于「诗庄词媚」这个正宗观念，也是坚不动摇的。词一般都是「应歌」之作，柔靡侧艳，托体不高。苏轼虽然试图把生活的激浪，时代的风雷，历史的烟云融入词中，使其达到「言志」的目的，但他的成就在北宋并未提高到应有的地位。直到南宋，胡寅才在《向子湮酒边词序》中重视了苏词的贡献。他认为，到了苏轼才把词从《花间集》、《乐章集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，使词和诗有同等地位。朱彝尊主「清空」、尚「风雅」、宗法南宋，是有尊重词体的因素在内的。第二是为救明词之弊。吴衡照说：「词至南宋，始极其工，秀水创此论，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救病刀圭，意非不足夫北宋也。苏之大，张之秀，柳之艳，秦之韵，周之圆融，南宋诸老，何以尚兹！」